

跨越半个世纪的父子对话

鲁晓敏

公元1269年农历七月十六,地处浙中的缙云刚刚出伏,新上任的县令陈绍若顶着酷暑,慕名到访境内名胜仙都。他先是游览了仙都标志性的景观鼎湖峰,再乘舟顺流而下,来到了另一处胜迹旸谷洞。从炎炎夏日钻入清凉世界,洞穴阵阵风袭来,陈县令燥热的心瞬间就清静下来。

旸谷洞与鼎湖峰遥相对,一头枕着初阳山,一头枕在练溪畔。朝东的洞口形如喇叭,每当旭日东升时,朝阳顺着喇叭口照进洞穴,石壁上的晶体发出五彩的光芒,犹如万斛金倾倒而入,洞室中一片灿烂。所以古人称之为旸谷洞。

相传,范蠡老师计倪曾隐居于此,又名倪翁洞。

——

环顾斑驳的洞宇,陈绍若目光所及之处,落满了前人的摩崖石刻,那些来自不同年代的书法,有地名的书写,有咏志的题榜,有记事的叙怀,有游者的名字,有的已然漫漶,有的交叉重叠,有的晦涩难认,有的字迹如新,它们如同沉睡的龙蛇散落在磨平的石壁上,仿佛只要大喝一声,那些凝固的线条就会伸伸颤颤,齐齐扭动起来。

陈绍若钻过了几个洞穴,前方出现了一块巨石,正面刻有“倪翁洞”三个篆体大字,那是唐代缙云县令李阳冰的杰作,这位老前辈的篆书实在了得,世人称之为“李斯之后千年第一”,后人将他推崇为“篆圣”。陈绍若不由正了正身子,他伸出手指,跟随着“倪翁洞”的笔画在空中划出各种姿态,一会儿若有所思,一会儿频频点头。

良久,陈绍若顺着逆时针走到了巨石的右侧后方,继续摩挲着石壁上一个个玲珑的文字。此时,夕阳的最后一缕余晖越过峰林,从旸谷洞西侧洞口洒进了洞室之中,照亮了陈绍若的脸庞以及身后的岩壁。陈绍若眼前的石头正好处于背光状态,那些文字陷入了昏暗之中,显得有些模糊而又深沉。陈绍若怔了一

下,眼前的楷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于是睁大眼睛,仔细地搜索着三纵竖排的大字,一字一顿,边看边读:

“嘉定丙子,重阳前一日,邑人田君锡、天台陈伯奇、伯舞来游。”

当他读到陈伯奇三个字时,陈县令的声音发生了颤动,瞳孔睁大,嘴唇上的胡子仿佛在风中狂乱地抖动!他不停地抚摸,不停地拍着石壁,大声地喊叫起来:“拿笔来!拿笔来!”

看着长官激动万分,众人面面相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原来,陈县令看到的陈伯奇正是他的父亲,而伯舞是他最小的叔父。异地他乡,巧遇父亲的手迹,做儿子的怎能不兴奋呢?

——

时间摆渡回南宋嘉定九年,也就是公元1216年,重阳节的前一天。一个叫田锡的缙云本县人,陪同来自天台县的客人陈伯奇、陈伯舞来游仙都。秋天出游,在古人口中称为秋禊,秋高气爽,景色宜人,文人雅聚总要有一些纪念,或吟诗,或题词,或刻字,以此纪念难得的相聚时光。游兴正浓的陈伯奇在倪翁洞中寻得一块空壁,挥笔写下了一行人的名字,并请刻工刻于石上。在这幅高100厘米、宽60厘米、满是孝心的摩崖石刻刻好之后,不知道陈老先生最终是否故地重游?

同一年的重阳节,陈绍若又一次来到了仙都,自然是祭祀黄帝。陈县令想起了自己的老父亲,由于工作繁忙,许久未在高堂大人跟前行孝,仪式结束之后,他来到旸谷洞。这一次,他留下了一幅高75厘米、宽100厘米的石刻,历经岁月沧桑,许多字迹斑驳,已经无法辨认。他记下了重阳日的感怀:气澄清,水天一色。览山水胜概,俗怀为之洒然,晚泊玉虚。次日游小蓬莱,泛舟而归……

——

宋史中没有关于陈氏父子的只言片语,《缙云县志》中尚有陈绍若的寥寥数语,而陈伯奇的史料则更难以搜寻,但在历史的缝隙中,我们还是窥见了他一闪而过的身影。

“那一年的九九重阳节,严君(古人对父亲的尊称)与叔父一道到缙云拜访亲戚田君,他们游览仙都之后,将此行记录在旸谷洞的石壁上。二十七年后,我才出生,又过去二十七年,

我担任缙云县令,想不到在这里遇上了父亲的亲笔手书。虽然风雨相侵,但是这些字迹如同刚刚刻上去的一样,看起来还是簇新的,这应该是冥冥之中有神灵护佑吧。”

一场相隔五十多年的父子对话,就这样刻在了石头上。红字大,沉稳端庄,绿字小,娟秀秀丽,两者大小相差一倍,或许寓意着辈份之差,以此表达出儿子对父亲的恭敬。陈县令最后写道:“命工刊之,旦夕迎侍严君来观,云胡不喜,咸淳五年七月既望,男宣教郎知处州缙云县主管劝农公事绍若谨书。”

用今天的话来说:“我命刻工刊刻之后,时刻期盼着父亲大人故地重游,他老人家一定会很高兴啊!”

咸淳五年,即公元1269年,既望,也就是农历七月十六。时间过去了五十多年,陈伯奇依旧健在,老先生肯定已是古稀之年。儿子绍若27岁就当了县令,想必是进士出身,能够主政一县,为一方百姓造福,做父亲的当然为之欣喜。这幅高100厘米、宽60厘米、满是孝心的摩崖石刻刻好之后,不知道陈老先生最终是否故地重游?

同一年的重阳节,陈绍若又一次来到了仙都,自然是祭祀黄帝。陈县令想起了自己的老父亲,由于工作繁忙,许久未在高堂大人跟前行孝,仪式结束之后,他来到旸谷洞。这一次,他留下了一幅高75厘米、宽100厘米的石刻,历经岁月沧桑,许多字迹斑驳,已经无法辨认。他记下了重阳日的感怀:气澄清,水天一色。览山水胜概,俗怀为之洒然,晚泊玉虚。次日游小蓬莱,泛舟而归……

——

宋史中没有关于陈氏父子的只言片语,《缙云县志》中尚有陈绍若的寥寥数语,而陈伯奇的史料则更难以搜寻,但在历史的缝隙中,我们还是窥见了他一闪而过的身影。

在《送鄂渚秋官陈伯奇兼柬阮广文》一诗中,作者释居简记下了陈伯奇的官职——鄂渚秋官。鄂渚即今天湖北鄂州,秋官则指掌管刑

狱的官员。释居简晚年隐居天台,与陈伯奇交好,一次寻常的送别,为我们留下了陈伯奇的明确信息。

后人瞻仰仙都摩崖石刻之时,人们将目光聚焦到了李阳冰题刻的三个玉树临风的篆字上,而忽视了那两块紧紧贴在一起的父子碑。如果人们把目光落在冰冷的石头上,依旧可以感受到那子与父的深情,似乎可以听到子与父的温情对话。

几年后的一个冬日,适逢大雪纷飞,陈绍若再游仙都。此刻的仙都别有一番风情,想来与西湖“晴游不如雨游,雨游不如夜游,夜游不如雪游”的说法大致一样,大雪让仙都更加苍茫,也让他的心境更为旷远。陈绍若迎着风雪,独自站在鼎湖峰下,仰望着插在水边的万丈孤峰,一会儿浅吟,一会儿高歌,直到泪流满面。不知道他为什么哭泣,或许是为了那个黯哑的时代。彼时正是“山河破碎风飘絮”,在元军的持续攻击下,南宋已经摇摇欲坠。作为一位“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文人士大夫,想要拯救国家却有心无力了。

公元1276年正月,谢太后下诏天下州郡降元。《缙云县志》对宋代县令的记载中,陈绍若排在末位,或许他就是宋代缙云最后一位县令。随着宋室倾覆,不知陈绍若飘向何方?身归何处?按照当时士大夫的普遍选择,陈绍若所走的无非两条路:或者归隐山林,当大宋遗民,不再关心政事,苦心孤诣做学问;或者招募民兵反抗,兵败逃亡,过上隐姓埋名的日子。其实,两条路就是一条路,陈绍若从此身悬于莽莽山林,消失在了茫茫的历史之中,再也不见其踪。

所有的烽烟往事都被隐去了,此时的初阳山抹上了一层淡金的夕阳光泽。穿越旸谷洞,我从逼仄的洞穴来到开阔的洞口,一眼望尽,鼎湖峰直插天际。鼎湖峰下,一条白练一样的溪水蜿蜒而来,奔流至初阳山下,粼粼的波光从水中的岩石爬了上来,一直漾到了跟前。此刻,沉沉的暮霭从山峦上升起,飘到水面上,我仿佛看见一叶扁舟正泛波而归……

踏歌行

甜

严建平

炊烟被小镇青山包围
嘈杂内的安宁,手指滑行
震颤被隐藏,一份甜品
私密到不为人知

如此短暂,从巅峰坠落
暗流的深谷有蓝月光
一道分界线:山高与水长
造就激越后的静美

那是延时获得的甘露
深知,却不急于打开外界的钥匙
我们将黑发缠绕成球
再用一辈子,抽取银丝

心香一瓣

也想牧牛牛边卧

周孟贤

随着年龄的递增,我越来越喜欢勤勤恳恳、全无侵略性的牛了。不知从何时起,当我伫立原野凝视劳作的牛,我会想起李可染先生笔下的牛。在李可染的牧牛图旁,我的面前会出现一个幻景:真实的牛从田间、从水塘向我走来,走着走着,我似乎从它的深深的脚窝里汲取了“牛劲”。

我之所以特别喜欢牛,不只它的憨厚、它的精神,还有“利满天下”“富穷饱饥,功用不有”的品格。靠近庞大的牛,反倒感觉有一种安全感,仿佛它那壮硕的身躯呵护着你。这时,你也许会情不自禁地吟咏明代高启的《牧牛词》:“日斜草远牛行迟,牛劳牛饥唯我知。牛上唱歌牛下坐,夜归还向牛边卧”……

“夜归还向牛边卧”,可见爱牛之心已到极致。自古以来卧牛边的文人墨客大有人在,当代山水画大师李可染便是其中一个。正因为可染先生爱牛至深、欲罢不能;加之现场观察、把握习性,所以水墨纸笔便有惟妙惟肖、神形兼备的水牛出现。也正因为可染先生画出一幅幅惊叹郭沫若、齐白石和徐悲鸿的憨态十足、犟劲十足的牛图,声名几乎压过了自己的山水画名!他的那些构图别致、笔墨简洁的水牛充满了意趣,田园风味十分浓郁,让人赏心悦目、爱不释手!比如1987年作的《草原放牧图》,6只姿态各异、安然憩息的水牛,有的趴下,有的回首,有的仰看,有的静默凝神……想必是这些吃苦耐劳、不谋私利的牛劳作之后的一次聚集。我久赏之后,很想描摹一幅,然后题上梅尧臣的“破领耕不休,何暇顾羸犊”之诗句。然后拍拍“牛”背:老夫羡慕小牧童,也想牧牛边卧!

又比如,那幅《柳塘放牧图》,淡墨的柳条有的轻轻颤起,有的垂挂水面,两只水牛十分惬意地将身体没入水中,只露出牛背和牛头,手拿枝条的牧童端坐前一只牛背上,自得其乐地回看后一只水牛,后一只水牛仰头向前看着……而我,则把目光盯在牛的牛角上。上苍配一副牛角给毫无侵略性的牛,以此抵抗外侵,保护自己。我不知道画家对牛角有没有深层的想法,也不知道画家画了一生的牛图里,有没有一首有关牛角的题诗?我思忖,任何一位画家画牛时,得知道古农耕民族视牛角为力量与威严的象征!

对于牛角,我还想饶舌一番。牛角,对于一只牛可彰显它的雄健、呈现它的力度和装饰它的形象,可使牛显得气宇轩昂、牛气冲天!须知,古人常常以牛喻人,借牛抒怀,那个李纲在他的《病牛》诗中这样写道:“耕犁千亩实千箱,力尽筋疲谁复问?但得众生皆得饱,不辞羸病卧残阳。”诗的前一半歌颂牛的辛劳与功绩,后一半借病牛自喻以言志,指斥寡恩薄义的朝廷,同时抒发自己愿为天下苍生而竭尽全力的宽阔襟怀……

再比如,那幅《俯首孺子牛为何强犟》,情趣盎然、意味十足:一个头戴草帽的小牧童使出浑身力气,将身体往后靠,双脚伸直撑住地面,一双小手死死拉着牛绳;而那头壮硕庞大的水牛头向下,前脚撑地,臀部翘上,也铆足劲死活不肯向前走。这幅大与小、浓与淡、强与弱强烈对比的画,不只充满了生活气息,更有一种美感与力度与内涵融合一起的视觉冲击力。目不转睛的我,呆呆地期望这只牛能松动一下,能随牧童而去,然而,这只牛一如铁塔纹丝不动。它为什么要犟呢?或者说,画家为什么要画这只犟牛?

我很快想到画家当年画牛的起因:上世纪40年代,战争的火焰席卷祖国大地,山在抽搐,河在流血。其时,身在重庆的李可染加入了爱国抗日宣传的队伍。每天居住在金刚坡棚户区农民家里的他,与牛为邻,朝夕相处,于是产生了画牛的灵感,他希望全国民众发扬牛的吃苦耐劳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驱逐日寇、复兴中华。可见,画家在积墨或墨浓中,渗入了深深的寓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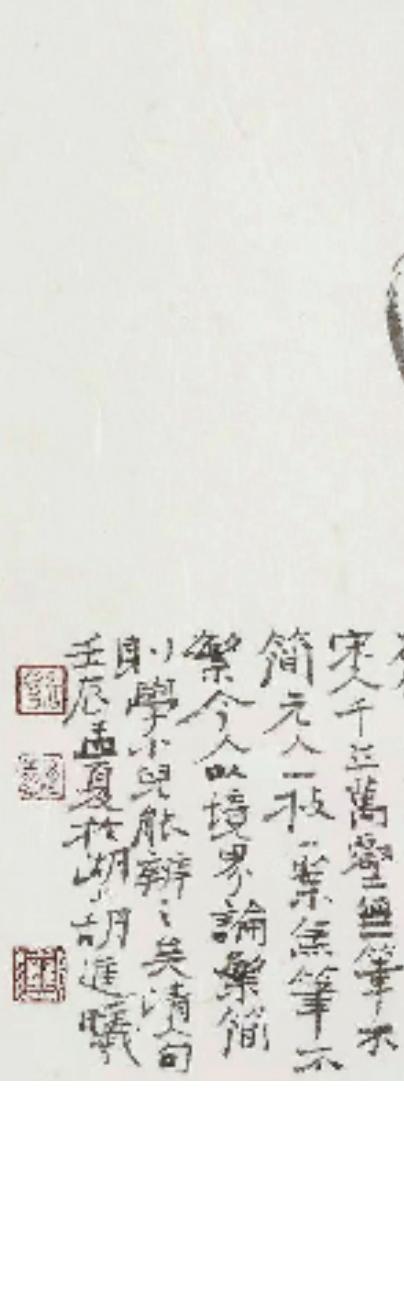
面对李可染先生笔下的小牧童趴在牛背、坐牛脖和拉着牛绳牵着牛的画图,很想牧牛且愿牛边卧的我,想起了早年深深留在我记忆中的一则传说:古代有位皇帝经过春天的田野,问及正在扶犁耕耘的白发苍苍的农夫,正在劳作的两头牛中哪一个力气大?老农急忙摆手示意别人,尔后把皇帝拉到离牛很远的地方,轻轻地耳语:左边那头力气弱一些,但它十分卖力,我们当面议论会伤害它的感情……这些话直至如今仍感动着我,可见我们人类爱护牛敬仰牛歌颂牛尊重牛自古有之!

可染先生自1940年开始画牛,一口气画了50多年,在他笔下走出的“牛”身上,凝集了画家半个世纪的审美理想和艺术追求。先生为继承传统绘画的嬗变与升华,长期过着“打进打出”的日子——即面对艺术的壁垒打进打出:“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才能“打出”画作的奇崛凝重、博大沉雄;“以最大的勇气打进去”,才能“打出”画图中鲜明的时代精神与艺术个性。真想告诉先生,我非常喜欢你多次书写的,即那枚篆刻印章上的印文:“实者慧”。这三个字,让我想到一位画家所以成为一位大师的全部理由,也让我看到一位画家在艺术的高山上是怎样攀登的。

是的,“天下学问唯老实而勤奋强毅者得之,机巧不能得也”,这句话,窃以为是先生留给后辈的珍贵财富。

艺境

——



纸本水墨《寒木春华》(局部) 胡进曦 作

湖畔寻春

王 力

未来得及跟随隆冬脚步远去的梅花,也可能是悄悄抢先绽放的桃花,总之春天已经有了色彩。此时,春似乎也已经在我的眼前露出微微的端倪。

再看近处,道路两侧的柳树上只剩下纤细的柳条一道道地垂挂下来,柳叶还未见得踪影,一如隆冬时的萧条模样。直到仔细看去才发现那一道道柳条上此时有千万个嫩芽如苏醒般冒出来。令人不禁联想起呱呱坠地的婴儿,虽然身体尚且稚嫩,但勃勃的生机已经毫无掩饰地迸发出来。西湖畔的柳树是早春的信使,细嫩的枝条摇曳着仿佛在告诉所有前来游玩的人,春天的脚步越发临近了,“苏堤春晓”的美景即将尽收眼底。

还有桃树。桃花是春的宠儿,总是与春风紧密联系在一起,也是诗词中被赞美得最多的。一道风景。满树的桃花向来是西湖边春景中一抹亮丽的色彩,此时桃树上虽然绿叶已经遍布枝头,但粉黛的花朵依旧内敛在一起,以一个个花骨朵的模样亭亭玉立在枝头。它们仿佛有着少女般羞涩的心境,喜爱悄悄地展现出

自己内心的美来。或许等我转身的那一瞬间,它们就集体竞相绽放了。

草地是最写满春意的。记得不久前来时,草地依旧是隆冬时的那般枯黄。如今,草地已是一片青郁,似乎是突然之间改变的。每一棵小草看上去都是油光可鉴,细小的叶片无不在于抖动着青春的喜悦。小草们原先枯黄空荡的身体中似乎突然被注入绿色的汁液,盎然的春意也在这刻闪亮起来。

有一阵欢声笑从不远处飘来,扭头看去,只见一群孩子在放风筝。他们互相比较着谁的风筝飞得更高,议论着哪一只风筝的模样最是俏丽,同时也享受着同样的乐趣,时不时地发出爽朗的欢笑声。到这里,春的模样算是更加清晰了。

过了一会儿,越来越多的人停住脚步往湖中央看去,只见原本空旷的湖面上出现了许多艘船。那些船有领先的,有落后的,也有居于中间的,都是在同一个方向坚定不移地飞驰而去。眼前千帆竟发,一幅热火朝天的场景,只看得人也跟着热血沸腾起来。再看身旁的

人们,阳光映照着他们,他们脸上的笑容也显得更加灿烂。先前经过了严冬凛冽寒风的雕琢,如今满溢出温润的红光,像是对逝去岁月的释然,也是对未来美好春光的憧憬。

仔细想来,西湖边有些景色在一年四季的轮回中都是不变的,看似单调,但正因为有了动与静的这番结合,季节的脚步才更加有了节奏感。

先前想要作一篇有关湖畔春景的文章,如今在春景中畅游,只觉得脑海中秋藻在组合。文章是在湖水中荡漾出来的,是在繁花盛开的时候绽放出来的,是在微风拂过耳畔时念叨出来的。

可以久久地凝视一泓湖水,可以饶有兴趣地观察一个小小的花骨朵,并默默期待它早日绽放。想来,与风景幽会的时候性情才能得到释放,眼前的美景仿佛是用来呼吸吐纳的。

清澈的湖水、吐绿的新芽、待放的花苞、稍带着寒冷的微风、充盈着暖意的阳光,还有人们比阳光更加璀璨的笑容,春终于在我的眼前大放异彩了。

要说春究竟在何处,春此时就在人们心中。

浮生闲记

——

有个词名曰寻春,不由感到奇怪,莫非春还需寻找?西湖边的春又在何处?

这次选择在钱王祠下车,走进柳浪闻莺公园,西湖沿岸的风光犹如一幅幅远近的画卷在眼前立起来。首先将目光落在湖面上,湖水看上去仍是先前那般。微风吹起时,湖水就泛起波纹来,阳光碎成无数个耀眼的小金粒子点缀在水面上,并跟随着微风的节奏跳跃起来。它们不停变化着位置,刚才耀得眼睛发花的那点小金粒一下子就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后来看游船经过时划出的水痕将它们从中间分开,但几乎是下一秒它们就迫不及待地聚集到一起去了。风本是无形的,吹过水面时泛起波纹,于是风就成了有模样的了。

放眼望去,湖对岸的群山倒是已经换了模样。漫山覆盖的白雪早已化作溪流融入地下,重新露出的树木像是被精心刷洗过一番,绿得越发耀眼。其间还点缀着一片片暗红,大抵是